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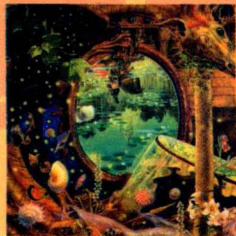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浩 岭
(上)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1050248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浩 岭

〈上〉

卷

重点作家卷



淮阴师院图书馆1050248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黄河从市中流过	(1)
扶贫县	(80)
血 炕	(169)
女老师	(318)



黄河从市中流过

车间主任的条件是跟她睡一觉，璐璐答应了。

时间定在星期四上午十点整，那会儿张虎正在他们厂里开那台老式刨床，儿子明明在小学一年级跟着老师学汉语拼音，邻居家也大都无人，整个大杂院既安静又安全。

这个地方叫下西园，弯曲狭窄的小巷，密密麻麻的土屋平房，决定了它的居民也都是些下层普通人物。跟往天早晨一样，璐璐一家三口人七点不到就起床，她去厨房弄早餐，丈夫张虎收拾床、房间，帮儿子整理书包。张虎是近处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上班只需出小巷过铁路即到，骑车子十分钟足够，所以送儿子的任务便是张虎的。草草吃完早餐，三口人一起出院门，父子俩沿小巷朝南，璐璐朝北。她得先步行十分钟到电车站，坐两站路在西关什字下来，七点四十分，厂里接送职工的通勤车准时到达，十五分钟后就到黄河北岸白塔山下的黄河化工厂了。

今天早晨，她按照自己事先在心里设计好的方案，从文化宫上电车，坐三站到双城门下来，这里有几家发廊，天一亮就开始接待顾



客。太时髦的发型她做不起，时间也不允许，她花十来块钱，将自己那常年压在工作帽下面，浸泡在刺鼻的硫酸气味中的头发烫成蓬松的小披肩，立时香气四溢，容光焕发。

这时还不到九点半，她乘电车返回文化宫。岔向下西园的路口是一道漫漫坦坦的斜坡，春末季节，路两边一大早就摆满了蔬菜和肉蛋摊子，路口的大小商店也早已开门，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自从承包以后，工厂基本取消了星期天和节假日，璐璐已不记得什么时候从容地逛过市场和商店，每天早出晚归，来去匆匆，连家门口这块小小的繁华地段她也不曾消停地逗留。她先走进糖业烟酒商店，买了一包“莫高”牌香烟，丈夫烟酒不沾，家里除过年几天外从不备烟，而车间主任却是个烟鬼。她见玻璃柜台里摆满五花八门十分精美的巧克力糖，可是一块就要七八角钱。她犹豫半会儿，咬牙给儿子买了两只足球形，一架小飞机形。又进百货商店，里面琳琅满目令她眼花缭乱，一眼看见挂在那里的高级胸罩，心里直痒痒，但一问价竟要二十多元！想起天已热丈夫还没有一件新衬衫，挑选掂量半会儿，买了一件价格适中的男式绦丝短袖衫。从商店出来，看见街口摆满了一长溜鱼缸、鱼盆，各色金鱼、热带鱼美不胜收。丈夫爱好养鱼，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花鱼市场作点小生意，赚个三五块，这是家里除了两人工资奖金而外唯一的外快收入。她想看看帮丈夫买点鱼食、小鱼苗什么的，可一瞅表已经九点四十，急忙买了两样菜蔬匆匆往回赶去。

院内极静，家家门都关着。璐璐悄悄进屋，先拉上窗帘，再把丈夫粗粗收拾过的床、沙发和房间里其他东西又急急往更整洁里收拾了



一下；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刚烫过的头发，然后坐在床边屏住呼吸谛听外面的动静。她的心跳微微有点加快，耳朵里由于周围过于寂静而发出“日、日”的嗡嗡声，她感觉到一丝惊喜和恐惧正远远地朝她走来。

十点过了，门外毫无动静。

十点一刻。

十点三十。

她忽然有点不安起来。难道他不来了？是他反悔了呢，还是他害怕了？她轻轻走到窗根，揭起窗帘一角往院里看去。她家斜对着院子大门，可以远远看见巷子里来回走路、骑自行车的人影，但没有一个在大门口停下的。她放下窗帘，惶然地站在地上，心里陡然涌上一阵彻底的悲凉。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只要他今天不来，那么她调往车间办公室的事也就要落空了。此时此刻，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悲哀和凄凉的了。

“笃、笃”，突然传来两下稳实而轻急的敲门声。

璐璐像股小旋风似的扑到门口，嘴里像平常给客人开门那样喊声：“哎，来了！”

果然是他。

“吴主任！”璐璐微笑着招呼了一声。

车间主任吴金陵戴一副遮去三分之一脸的太阳镜，个子比张虎略高半头，年龄和张虎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吴金陵上过四年化工学院，有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是时下吃香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技术精，能力强，人也长得很帅。这样一个按说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青年男



子，偏偏婚姻却很不幸，现在和一个离过婚带着个小女孩还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胖女人生活在一起。

吴金陵显然是从厂里直接来的，甲克衫很不干净，身上有一股璐璐熟悉的硫酸味。他在沙发上坐下来，璐璐赶紧拿出刚买的那盒“莫高”牌香烟。

“我有。”吴金陵掏出一盒“红山茶”，“孩子呢？”他问。

“去学校了。”

“几年级？”

“一年级。”

璐璐要去沏茶。

吴金陵拦住她。

“开了个车间大会，耽误会儿。我在会上作了宣布：下星期你就正式到办公室来，先搞内勤。”

璐璐的心烫烫地跳了两下。她忽然发现吴金陵的眼睛是那样明亮专注，储满了一个青年男子的渴望与深情，以至于他的目光变得有点扭曲和怪诞起来，但这里面却找不出丝毫的邪恶或贪婪。这使璐璐猛然间有了几分惶乱不安。她不合时宜地认真看了下表。

“我们……开始吧……”

这种带有例行公事的催促的语气使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他掐灭烟头，开始脱衣服。

她比他还要利索，三下五除二身上已只剩下短裤头了。她像完成一件生产任务似的显得那么公事公办，那么急惶惶，好像生怕落在别人后面，生怕耽误了下班时间，耽误了回家，耽误了伺候丈夫和儿



子。林平不置地说着，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他似乎也很着急，连一点过渡都没有直截了当就将赤裸的她掳进了怀里……结婚八年，丈夫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稳定的模式，而作为妻子的她也早就有了一种条件反射似的默契。而现在这只假冒的手尽管将这一切摹仿得如此相像，但她还是明显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的身子发出一阵轻微的不祥的颤栗，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在他怀里挣扎了几下。这种礼节性的微妙的反抗似乎更加激发起他的什么，一股男性的强势力势不可挡地运作到她的身上。现在她除了闭上眼睛默默承受这铁一般的事实，服从命运的安排而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作了。

正在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丈夫张虎那慢腾腾的脚步声，接着，门上的保险锁清脆地响了一下，门被打开了。

二

黄河从市中流过。

它西决昆仑，咆哮而来，水深浪阔，浩荡无垠。与黄河相比，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不过是眨眨眼的工夫。

黄河目睹了一切。它浩浩东去，日夜不息，太阳变热，月亮变冷。黄河养育了城市。它静静地流淌，默默地注视着，在它面前，城市不过是个混沌未开的婴儿，饿了就哭，饱了就笑，没有任何隐瞒，也无须去思考，去烦恼。

吃着黄河水长大的璐璐，半生来几乎寸步没有离开过黄河。她娘家在华林坪，从下西园机械厂后面爬上短短一截坡就到了。这是黄河下切时留下的二级台地。从她家住的华林坪二马路一出巷口，就可以



看见下面川道里迤迤壮阔的黄河。她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华林坪上的，每天总要俯视着黄河走许多来回。白天河面如一条灰白的长带，由望不到头的西固工业区流来，经过白塔山下穿城而去；晚上河两岸万家灯火，灿若星海，黄河变成了一条黑色的带子，将这东西绵延百里的茫茫灯海切为两半。出嫁后，她住到丈夫厂子所在的下西园，这里属于三级台地，一落十丈。她所在的化工厂在黄河北岸的山根下，每天数次跨越黄河。她对这黄河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得产生了厌烦——每天过来过去，疲于奔命，若是不过河该多好，那样她上下班就近多了。现在她多忙，多累啊！可是命运将她安排在那个地方，化工厂虽远，虽苦，但那是市属国营企业，当年还是亏了她那个有点身份和门路的姑夫，她才进了那个厂子。那时全家高兴得几天都没睡好觉，她的许多等待招工的同学都羡慕、忌妒得要哭、要骂了。

化工厂不很大，四五百职工，主要产品是一种名叫硫化钠的化工原料。这两年化工市场风云变幻，黄河化工厂连年亏损，效益极差。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市化工局大胆改革，在黄河化工厂率先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由一直担任厂长的吴金陵的姨夫牵头承包。厂内又实行劳动分解，搞二级承包，吴金陵承包了转炉车间。这是全厂最大的车间，是厂子的心脏部位。璐璐就在这个车间的球磨机班组，八小时内得一刻不停地将原煤上传输带，经球磨机磨成粉末，再通过由风机吹送的大管道进入转炉。粉尘、烟气、噪音、化学气味，都达到饱和状态，劳动强度大，其苦其累不亲临现场的人难以想象。连张虎那样木瞪瞪的人，每去一次她干活的车间，都要心酸得叹半天气。硫的腐蚀性仅次于酸，修飞机跑道用的高标号水泥铺成的厂区路面，三五



年时间就腐蚀成碎渣。由于效益差，厂子无力搞太多的劳动保护和福利设施，厂里到处烟尘弥漫，化学气味扑鼻，好多女工怀不住孩子，一怀上就流产。

所以，璐璐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调到科室去，厂子的科室有不少通过各种手段调去的以工代干的人。她已在一线干了近十年，她太累了，只要能进那间离球磨机几十米远的干净舒适的车间办公室，那就等于登了半重天了，今生今世她再不会有任何奢望了。

可这谈何容易？全车间近二百人，办公室只需三四个，能把她调去？

关键在车间主任吴金陵。

这位被人们认为是黄河厂人尖子的大学生，从不跟女工们太多地接触，张虎也跟他说不上话，过年她拉上丈夫去吴金陵家拜年，两个男人一个只顾抽烟，一个慢悠悠地喝茶，四只眼睛都无聊地盯着电视屏幕。张虎太迟钝，太木讷，她看出吴金陵一眼就瞅明白她的这个“虎”不是个什么人物。

只有靠她自己了。

开始吴金陵断然拒绝。车间承包，车间办公室原有七八个人他减为四个，怎能无故再调个一线女工去坐办公室？但是在他磨缠了数月，哭了几场之后，吴金陵同意了，他说，正好缺个搞内勤的。

但她没有想到他提出了那样的条件。

然而当他提出来时，她却沒有像他那样断然拒绝，或者说：“研究研究”，而是稍一犹豫就答应了，仿佛本来就应该这样似的。她念的书少，但她懂得知恩必报这个古老法则，她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可那天她却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根本不應該回來的丈夫，偏偏那會兒離開他那台老式刨床，出人意料地進了屋，他並未得到什麼情報，而是車間用偷賣原材料的錢給大家買了些鮮魚，他回家來拿盛魚的東西。

接下來是一場啞劇：吳金陵飛快地穿上衣服跑掉了，連眼鏡也忘了拿。完全被眼前的情景驚得怔過去的張虎隨即追出門，但沒出院子又折回來，兩眼發呆地看着裸身的妻子。璐璐也先是怔了片刻，然後雙手捂住臉，撲在床上抽泣起來。

更不湊巧的是，在下西園建築維修隊當木工的張虎的弟弟張豹，因要幫兄嫂去西固充液化氣，急急忙忙到家里來拿鋼瓶。張豹性情粗暴力氣大，聽張虎讲了原委，當下就要去找吳金陵算賬，張虎這時已經醒過神來，不知為什麼他硬是拉住了弟弟。張豹素來嫌哥哥窩囊，無能，對美貌而忍辱負重的嫂子倒有幾分敬重。他將吳金陵連帶吳金陵的姨夫黃河化工廠廠長魏某、以及他的上司建築維修隊隊長、街道辦事處主任，再以及整個無極無物用最簡單的一個“日”字大罵了一通，扛上液化氣鋼瓶走了。

幾天以後的一個晚上，張豹糾結了他的幾個鐵哥，將剛從別人家喝酒出來的吳金陵堵在西關什字一條僻巷里，一頓凶拳惡腳，打成重傷，然後送到附近的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挂了急診號，住進外科病房。他們說碰見一伙歹徒行凶，他們見义勇为救了这个素不相識的人。醫生稱贊他們是新时代的活雷鋒，要他們留下姓名單位，他們說不必了不必了，謝謝，再見，走了。

次日，黃河化工廠上下全嚷開了：轉爐車間吳主任夜遭歹徒毆



打，幸被几个青年抢救送进医院。厂方一面派人去医院照料，二面给公安局报案抓歹徒，三面打听寻找那几个见义勇为的人。

三

已经快到下班时间，女工澡堂里只剩下几个人了。

璐璐还在水里泡着。淡绿的已经变脏的水漫过她的胸乳，她浑圆的肩头和白细的脖颈犹如开在池中的一朵睡莲。她若有所思地用双手慢腾腾地搓着身子，完全没有觉察到时间的流逝。

她听见有人喊她。

一看，偌大的澡堂只剩下了三五个人，喊她的是厂工会的马晓雯，十年前她和璐璐同时进了黄河厂，璐璐分到转炉车间看球磨机，马晓雯到厂招待所当服务员。后来她被厂长吴金陵的姨夫发现，认为是个具有交际公关才能的女性，于是亲手栽培重用，现在名义上是厂工会干事，实际充着厂办秘书的角色，也算厂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吴金陵住院后，从厂部到车间，凡是略认识一点的人全都去看过了，车间有的人已跑了两三趟，甚至还有利用休息时间在病房义务看护的。最后整个转炉车间就剩下璐璐没有去过医院，而她是在吴金陵被打的头一天就正式到车间办公室上班了。这难免引起一些人的疑惑，因为谁都知道她是走了吴金陵的门子才离开第一线的。所以，她不能再拖下去了。刚好马晓雯这段日子跟魏厂长去南方出差，昨天才回来，今天上午她给转炉车间打电话询问吴金陵的情况，接电话的正是璐璐，于是两个女人约好洗完澡一起去医院看望吴金陵。

两人穿好衣服，来到厂部办公楼马晓雯的办公室，插上电吹风将



头发弄好，又涂脂抹粉描眉洒香水，彻底收拾一番。马晓雯忽然盯着璐璐怔住了。

“看啥呀？”璐璐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将自己上下看了一遍。

“哎呀！老璐，你原来这么漂亮呀！我的天，这么多年咋就一直没发现？”

其实马晓雯也很中看，只不过比璐璐大几岁，她没有在车间吃过苦，坐办公室又有条件保养，穿得也时髦，所以平常璐璐确实无法与其媲美。

“天哪”，马晓雯还在赞叹，“刚才你从池子里一出来我就觉着眼前豁亮得很！你看，略微一收拾，简直成了大美人！前段时间电视台来厂拍专题片，魏厂长还为找不出漂亮女人发愁，最后花钱去广告模特队雇人。你比她们漂亮到哪里去了，真是埋没人才呀！”

“看你尽说些啥嘛！”璐璐不善言辞，只是笑。本来女人们之间是最忌讳谈论谁比谁更漂亮的，长得再丑也不会去公然赞美别人漂亮。而这马晓雯偏偏不同，有什么感觉就赶紧如实向全世界宣布。这种直性子和璐璐的实心眼倒挺合得来，所以自从一起进厂后尽管境遇各不相同，但相处一直比较好。

“这么漂亮的女人，多少年来一直在车间开球磨机，整天弄得像个煤灰鬼，真是造孽！吴金陵这尿还是有眼力。往后啊，抛头露面的机会多了，要学会社交，别像在车间里干活那样老实憨巴的！”

璐璐直是腴腴地笑，但嘴角眉梢那丝深深的苦意却逃不过马晓雯的眼睛，“你好像有啥心事似的？”她看着璐璐，不等璐璐回答，又自叹自艾地说：“唉，咱们女人再有啥能耐，爹妈给做个漂亮脸蛋就是



一辈子用不完财富。没做下便不说，做下了就要好好开发利用，别对不起爹妈！这几年我算把这些事看明白了！”

这些话说得云天雾地，那意思好像很明确又似乎很含糊，璐璐心里不禁扑腾扑腾直跳，仿佛马晓雯已经知道了一切，专门针对她说的。幸好这时楼道里响起下班的铃声，马晓雯停止饶舌，两人果然如出水芙蓉般袅袅婷婷香气四溢地下了楼。

这是下午六点来钟，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城市西边的天空，厂区水泥大道两旁的白杨树绿叶初茂，鲜嫩繁密，在斜阳下闪着簇簇光亮。转炉车间那日夜不停的风机的吼声从树荫后面传来。璐璐感觉到这声音今天忽然带上了几分悲苦，像一个心口疼的人在秋风秋雨的黄昏的独自呻吟。

驼铃牌双节大轿车停在厂门口，上面已经挤满了下白班的职工。璐璐不由自主地往马晓雯身后躲闪，尽量低下头，垂下眼脸，避免跟人照面。大轿车过了黄河大桥，到西关什字她俩下了车，在一家食品店买了两大塑料袋东西。

吴金陵住在外科一间三张床的病房里，璐璐和马晓雯进去时，里面恰好只有吴金陵一个人。

他的头部缠着绷带，被打成粉碎性骨折的右腿搁在床沿上，幸好眼睛和胳膊没有受伤，所以还能捧一本大部头的化工书看。两个女人坐在另一张床的床沿，马晓雯快人快语，询问伤势，痛骂歹徒，极尽关切和安慰之情，但亦不失某种身份。“安心住院，车间的事厂里会安排好的。你需要啥，家里有啥困难，就告诉我，我们工会一定帮助解决。这不光是你个人的事，也是厂里的事，我们要帮厂长分忧解愁